

宋學士全集

一五



宋士全集

(五十)



宋濂撰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七

雜著

燕書十六首

晉侯將伐楚。楚子甚懼。召六卿訊之曰。楚國雖小。自若放盼冒至于武文。威稜氣燄。懾彼諸姬。今晉君不道。乃謀兵入我。是蔑寡人而死二三子也。寡人耄矣。不復親帥三軍以逆。堅乃城郭。以遲晉人。不亦可乎。王孫由于對曰。然。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險國孰與守。盍圖諸。雖然。城郭有時而墮。楚國之南有方城焉。其東有漢水焉。晉人雖衆。將焉用之。雖然。山川之險。亦可踰也。若使舅犯守郢。先軫保鄖。叔肸禦雲中。荀偃扼直轅。誰能侮予。雖然。此猶以力言也。齊民毒吾賦久。若綏之以仁。馭之以寬。繩之以禮。則封內之民德君以死守矣。雖然是保民也。非保國也。楚子曰。何謂保國。王孫由于曰。君務上尊天王。下睦四鄰。分昭於上。勢定於下。上下有序。疇敢構兵。是保國也。楚子曰。善。於是遣公子結如京師。左司馬戌聘於齊魯諸大國。晉侯聞之。謂諸大夫曰。楚國方尊王睦鄰。而以兵入其境。不祥。遂退師。君子曰。甚哉。分之大也。分爲天則。定乃靡亂。何有兵禍哉。易不云乎。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失則凶矣。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木於營丘山中。若樞。若櫟。若魄施。若豫章。無疵取而泛之河。蔽流而下。工師翰麾衆徒操劙剗斷之。運繩尺斲之。閣閣然。橐橐然。聲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

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樗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樗散木也膚理不密瀟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爲株爲棖且不可況爲負任器耶工師翰對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爲程文碣以薦址畫藻以奠井堅壘以厚墉陶甓以飾黝臣竊以爲盡善矣雖東阿之楹缺以一樗足之不虞君之見讓也桓公曰寢之輩者在宗廟承宗廟者在樞藉樞唯楹耳一楹蠹則寢廢奈何不讓工師翰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楹蠹則無寢若衆王進尚可有國乎桓公曰不可也工師翰曰君旣知不可何爲察其小而遺其大也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爲君言之擅執國柄者有雍巫焉成內食之姦者有夷鼓初焉長君之欲者有寺人貂焉外惡諸侯而凶德弗革者有開方焉是衆楹皆蠹矣路寢能獨存耶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與宜其上下相親伯業底定書曰從諫弗咈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工師近之矣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劉諸公族懸劍於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聞之歎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遙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劍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況敢爭乎公解顏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實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悅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邗次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徙都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其故何邪子俞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於

周宗故其子孫之盛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艴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壇之黨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耶君奈何殲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羣熊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絕壑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亟爪之血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湧熊不能禁剝去其膚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公子五爭不間小大盡剝無乃與前事類耶公矍然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寘諸公族不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愞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復言之而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爲然哉

魯之老父相與謀造狐白之裘紩之以密箴緣之以畫純佩之以長綬熨之以榆火擇形筭承之趨魯君之庭而致辭曰吾儕小人得有閨廬以蔽風雨者非君賜歟出作入息而鼓腹酣歌者非君賜歟男播於疇婦餧於郊以遂其生者非君賜歟吾聞上德不報於人爲無禮於德爲譽義不祥莫大焉請以是爲王體之供謹再拜以獻魯君曰寡人聞之君猶本也民猶支也君所以庇民如本之養支也爾二三老父之庭而無衣宜於寡人乎是給今倒行而逆施之無乃不可乎敢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是服之不華無以彰君之德也盍更諸於是以錦爲衣繡以五色龍章鞶以朱絲襯以華黼有文爛如也又復趨魯君之庭而致辭曰臣等不佞長於蓬蒿之野未嘗受教於君子不知以禮事君今因物以合矩矩謂之章緣文以顯義義謂之範君有至德而惟皮革之物是供非合顯之意謹更之惟君圖焉公曰魯國雖小尙敢私裘乎

禮若可受，純布惟盈。如其不然，五采奚益？敢固辭。二三老子又相與謀曰：「吾君誠賢君，其不受者，非有他也不欲，重煩吾民。我等當愛之以德可也。」又進而致辭曰：「君之中心，臣等幸已知之。有君無臣，世謂亂國。臣不敢以麌服汙於執事，願以仁義爲衣，道德爲領，忠信爲紳，廉知爲緣，使君服之，長有茲魯國。先公社稷永有攸賴，不亦可乎？」公曰：「寡人敢不承教。」君子曰：「魯之老子何其善愛君哉！其氣和，其辭婉以周，其情懇懃而有依。魯君應之，若黃鍾大呂，弦歌干揚，洋洋乎相宣，泠泠乎相應也。君臣如此，魯欲不治，得乎？」禮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之謂也。」

秦昭王卽位之三年，中外士多去。昭王患之，謂陽山君曰：「寡人遇士不爲不至矣，先飢而鋪之，未凍而裘之。寡人何負於士？士之相視如弁髦，將繫維之邪？」益離其心，欲任其所之邪？則去者日多矣。弗禁，國將空奈何？陽山君曰：「君何患焉？夫王孫非重顚不棲，非山實不食，非族林不懸。聞人聲則逸，弋人餌而累之，詔而馴之。命之春，人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水，負壺出汲；命作兜離，桑林之舞，則冠帶跟蹠而起。夫王孫類夫人者，猶可也。至於鼈鼈，則噬人之物，卬首則百獸響，掉尾則林木震，嘯咆則陰廳四發，非惟不敢近，矧敢狎獵？人羣而縛之，習而安之，相與作角觝之戲，跨項編須，或翻出蟠下，無所不至。鼈鼈亦靈獸，猶可也。至於伯趙禽中微者爾，技人引而羅之，擾而柔之，搏土爲人，獸神鬼面而空其中，衣與皮如之，令其爲鬼，則冒鬼面、服鬼衣以出，跳踉偃仆如畫。至於人獸神皆然。伯趙雖微，猶禽屬也。至於蚍蜉，則蟲之至微者也，形大如粟。其目鼻入微，不可見眩。人以彘肪誘而致之，集於乾壺，元與黃異，貯序而教之，布髹几於庭，置

二壺其上振鼓三初則元黃皆出再則各成列奮首搖鬣相向三則紛紜交不可辨聞鉦聲各退入壺不亂夫王孫鼴鼴獸也伯趙禽也蚍蜉蟲也皆口不能言冥頑不靈其可服而制之者奠心志寧嗜欲故也況士靈於萬物者乎且士者國必資以成治者也昔我先君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遂成伯業臣竊聞之先君嘗語羣臣曰林繁則衆禽來棲海寬則大魚來游寡人之待士亦以寬故劍鳥乃麋至耳今王之馭下如束濕晝不得寧夜不得息來者如入囊有入無得出者臣亦將去之況他人乎王若以誠待士縱其去來不問士若不至當牒臣以示不悔也昭王曰善鄰國聞之士之來歸者千餘人君子曰君子懷材抱藝孰不欲自見哉特患遇之非其道故避去爾禮云舉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言寬裕也君子亦何心哉

齊頃公欲賦民一丘出車一乘不從者死袁婁宰泣曰敝邑之賦急矣四丘一乘尚弗支也況倍三乎吾寧死爾不忍死民也弗奉令公使使者讓宰且召與使者俱宰至見公頓首請曰臣無罪盧蒲就魁在側斥曰汝惡得無罪立國養民古也瘠民肥國今也胡不脰民膏血以媚公爾罪一也公旣棄民汝反欲愛民使諸侯不敢侵伐爾罪二也通國之宰皆徇公欲爾獨以正自匡而欲死之爾罪三也汝惡得無罪公笑而釋之君子曰古者諫有五有正諫有降諫有忠諫有憲諫有諷諫若盧蒲就魁之言其殆諷也歟

齊西王須善賈海出入扶南林邑頓遜羣蠻中貿遷諸寶若毒冒頗黎火齊馬腦之類白光煜煜然遇東風覆舟附斷桅浮沈久之幸薄岸被濕行夷陰山中山幽不見日常若雨將壓地西王須自分必死尋歇

寶絕氣庶遺齒不爲烏鳶飯未入猩猩自寶中出反覆視意若憐之者取戎叔憲葵委萎諸物指之食西王須方餕甘之寶右有小洞棲新毳厚尺餘甚溫讓西王須猩猩獨臥於外大寒不自恤語言雖殊朝夕嘔呷作聲似慰解狀如是者一年不懈忽有餘皇度山下猩猩急挾西王須出送之登及登則其友也猩猩猶遙望不忍去西王須因謂其友曰吾聞之猩血可染繩經百年不薦是獸也腊刺之可得斗許盍升岸捕之其友大罵曰彼獸而人汝則人而獸也不殺何爲橐石加頸沈之江君子曰負恩悖義人弗戮鬼斯戮之矣西王須之見殺也宜哉雖然西王須固可殺猶施於異類也類同者亦有之豈惟類同而同氣者亦或有之奈之何哉天王之法尙在吾當執刑書以往

楚將伐魯取其地召諸大夫問焉辟閭巫臣曰可神子魚曰不可楚子病之請言其故辟閭巫臣曰魯公失政季氏得民公伐之弗勝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而不能討魯之臣子枕戈待旦莫敢發者畏季氏威也君將求逞諸侯而徼福周公之廟奈何不伐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室東遷列國失序若聲罪加之以兵何君不可以訓亦僕僕而往不遑寧處其蔑我楚國則曰是葦蕪籃縷之國可與行典禮乎楚國之民含怒日久非特君也康王卽世魯公雖與二三大夫辱臨楚郊實恠於勢非中誠也不伐何以示遠臣故曰可子魚曰周公相王室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

宗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卽命於周其德至今未泯也夫修惠以懷人人誰弗親逞威以上人
人何能輯今以魯不我與而兵之以示遠其無乃非德惠也乎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受姓定封孰非
懿親諸姬存者其可數也或明德之弗崇則弗足以存且臣聞之立德敷政立義和民德天之明也義地
之制也君人者則天之明法地之制以治和民人古之道也今魯之公室弱民罹荼毒若入烈火無所避
之棄而不伐不亦左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王靈雖微天下共主楚國固強終人臣也以君伐臣是謂布
義以臣伐臣是謂悖政四海弗靖職此之由君若以師宿於魯境東諸侯告於天王使一介之使以讓君
曰魯也弱諸臣畔之致使其君越在草莽不能事宗廟諸姬竊憂之君爲大國不唯其難之靖而土地是
圖或爲執事羞天王命我諸姬亦旣有辭當以公徒三萬與君周旋於龜蒙之墟君其圖焉不知君將何
辭以對也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天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自救且不及況能綏我魯
乎五侯九伯桓公實征之以臣伐臣非一朝夕今楚之伯與齊代興我若討魯之罪東諸侯震疊不暇其
能有辭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魯之爲國密邇於齊又甥舅也王室固多難魯之君子或藉齊餘威以安
靖之楚師進焉諸姬必忿將爲楚患是無故勤諸侯也如或還也勞師千里糜厥糗糧觸冒風露何益於
國臣故曰不可楚子曰巫臣之言良欲帥師東聞齊侯取鄣居昭公乃止君子曰春秋大夫類多能言而
麗乎理者何其寡也季氏逐君諸侯莫不聞楚能告天王致討桓文之功可繼也神子魚乃遇之巫臣不
務出此乃凌蔑我王室惄惄以威遠爲言二者皆失也楚之爲楚其不競也宜哉

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國不爲小矣。久而不治。欲帥虎士以禦四封。何如。蘧伯玉曰。可也。非其要也。遣使致聘。以修隣好。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慎簡百僚。毋曠厥官。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杜闕女謁。勿使行政。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斥擯姦回。崇厥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儉德是期。屏棄淫侈。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保小民。夙夜匪懈。畏之如天。敬之如神。綏之若子。何如。曰。斯其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言乎。君子曰。蘧伯玉之言。其有激哉。君者主民。民之從君。猶水朝宗。振古然也。而曰民爲君之天。何耶。天之生民。使君主之。不使虐之。虐之非君也。是則君爲民立民亦重矣哉。靈公能善言。抑可謂賢也已。

趙成陽燔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聃假於奔水氏。聃盛冠服委蛇而往。旣見奔水氏。三揖而後升堂。默坐西楹間。奔水氏命僨者設筵。薦脯醢脯。聃起執爵。啐酒且酬。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敝廬。必有命我者。敢問。聃方白曰。天降禍於我家。鬱攸是崇。虧焰方熾。欲緣高沃之肘。弗加翼。徒望宮而號。聞子有階可登。盍乞我。奔水氏頓足曰。子何其迂也。子何其迂也。飯山逢彪。必吐哺而逃。濯溪見鰐。必棄履而走。宮火已燼。乃子揖讓時耶。急昇階從之。至則宮已燼矣。君子曰。迂儒僨事。往往類此。是何可勝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嬖梁其生。生蹇躊而椎鄙。盡國中無過者。唯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輒若有所失。語大夫旃曰。梁其生其智人哉。何爲能安我也。大夫旃曰。心成憐。白髮玄情。弗怡。豔色媿。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

旃曰君聞癸比子蓼之爲人乎子蓼慎妃耦十年不遂恆鬱鬱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疹癩如叢珠且黑面羸曲逆人過而不睨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筑彈坎侯三年精其技又善爲北里之舞以惑人子蓼一見大悅致厚幣聘以歸字曰元姬朝筑焉莫坎侯焉嬖之甚子蓼稍出游歸必熟視其面無不妍者反笑世人少一目云其友宛爰都憐之爲致趙女光豔皦皦照人世謂閭須白台不能似之子蓼逐出曰何物醜類敢儕吾元姬所謂元姬其君之智人與中山君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之蔽一至是乎妍媸最易辨且不可況其他乎世道既汙以佞爲賢以正直爲儉邪者皆是也尙何暇中山君之笑哉

齊侯再伐山戎賓須無問曰聞君將有事山戎然乎非與公曰然何如曰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一公驚曰何謂也曰謀夫孔多可伐者一也矛戟鋒利旛幟精明可伐者二也旣稟充物餌饋弗絕無仰於隣可伐者三也卒乘輯睦隊伍成列不戰則已戰無不克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宋衛小而邾鄧杞薛皆與國也奔號承令匍匐恐後可伐者五也以此言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蕞爾之邦也使誠有罪君亦旣伐之矣奈何再乎爲土地耶海濱千里君悉有之何愛僻遠之野以廣君土疆爲人民耶衣冠劍鳥充斥君之境土何愛魋結卉裳之俗以亂我邊陲爲一戰可以定伯耶君已帖陳服鄭親魯而攘楚矣何假山戎今再帥師徒使斯民肝腦潤草莽枯齒暴原野耳夫爭地以戰殘民以逞非仁君也非仁君不足以霸諸侯此不可伐一也齊侯曰大夫言固善山戎履悖寡人奈何賓須無曰熊羆豺虎並家於山蛟鼈魚鼈俱穴於淵九域百蠻均宅於仁君務仁德之修獨不能容一山戎乎容之則來庭伐

之則叛去。力不勝德故也。君請改圖焉。齊侯曰。大夫之言善止。君子曰。桓公賢君哉。不然。何聞義則服如此也。

秦有尊盧沙者。善夸談。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盧沙曰。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迨至楚境上。關吏熱之。尊盧沙曰。慎勿熱我。我來爲楚王師。關吏送諸朝。大夫寘館之間。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遠千里。將康我楚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敢有請。姑聞師楚之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瑕客之間。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恐獲罪於王。亟言之。王趣見。未至。使者三四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暝。臣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圖楚。刑白牲。列珠盤玉敦。歃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王。尚得奠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尊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爲卿。楚不強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空言也。王曰。然。卽命爲卿。居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卻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爲王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劓而縊之。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夸談足以賈禍。終身不言。欲言。搃鼻卽止。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無當。蓋往往藉是以媒利祿。尊盧沙亦其一人也。使晉兵不卽至。或可以少售其妄。未久輒敗。亦不幸矣哉。歷考往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之劓。非不幸也。宜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弗決。公石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畱行人。兩而一心也。因

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密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不能無也水母姑寘之又不聞有瑣玷乎腹藏蟹飢則蟹出求食歸則瑣玷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不能無也瑣玷姑寘之又不聞夏屋有蟹鼠乎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亦兩不能無也蟹鼠姑寘之又不聞西域有共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妬飢則爭啄一俟其暝殲毒草害之及下噬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曰微奮言吾等將愈敗驩然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況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哉密須奮可謂諷矣

楚帥師伐晉晉人恐嚴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師未幾又入如是者三晉侯疑朝羣臣問焉伯瑕對曰楚誘我也急宜敵弗敵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疎矣伯瑕恚曰君如弗納臣言臣終不能俘隨君請先去之晉侯斥之間步毅步毅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衆乖內嬖日盛曳綺縠而副玉珈者後宮千人旦謳暮酣惟日不足焉能及我問士渥濁士渥濁對曰毅言固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東諸侯則齊鄭魯衛枕戈待隙獨吾國有新喪未暇攻彼虞我兵起五國必應之故先動相制耳不足慮也問范匄匄對曰如二大夫言問韓起韓起大笑絕縷晉侯變色曰大夫笑寡人乎起對曰老臣何敢笑君實笑鴈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也曰具區之澤白鴈聚焉夜必擇棲恐人弋已也設鴈奴環巡之人至

則鳴羣鴈壽是以暝澤人熟其故蒸火照之鴈奴戛然鳴澤人遽沈其火羣鴈皆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斯者四三羣鴈以奴給己共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鴈奴不敢鳴羣鴈方寐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退三執火之謂也君可不少察之乎晉侯曰爭人不當如是哉於是大嚴守備楚子聞之曰勿謂晉無人不敢侵君子曰晉侯其善謀哉集衆人之慮必有一長者及韓起獻計楚人知悉其情遂退師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況士乎

宋剔成君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耶毋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懼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無納士納則死北殷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旣不諫欲入何爲曰吾善爲鶡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剔成君君召至子且鼓肱爲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鶡鳴何也曰臣尊鶡甚故效之曰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之異類乎曰臣焉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德極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鶡若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鶡乎曰固也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難者乎君喜曰羣臣無言及此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況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剔成君卽日罷其役

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光。此蓋子之鷄喻之說也。

演連珠

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咸受詔作之。其後陸士衡演之。司空徒、徐鉉、晏殊、宋庠、又從而效之。然其爲體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有足取者。作演連珠五十首。

蓋聞忠臣徇國。不惜於軀命。烈士愛君。竟忘其首領。是以左轂之鳴。車右伏劍。越甲之至。雍門刎頸。

蓋聞鷹巢林鳥雀爲之不棲。松柏在岡蒿艾爲之不植。是以君子居鄉。儉壬革面。正士立朝。奸雄斂迹。蓋聞志於貞節者。浮名不足以累其真志。於恬泊者。好爵不可以亂其性。是以子陵樂富春之耕。干木辭於陵之聘。

蓋聞天矩有定。人謀莫移。或順之而從吉。或反之而致凶。是以鶴頸固長。截之則恐。鳧頸雖短。續之則悲。蓋聞事貴審機。行當寡尤。大易慎辨。早之戒。春秋嚴謹。始之謀。微必馴於顯極。鴻每事於織求。是以蟹蠅一出。潛魚盡怖。霜鐘初動。巢鳥咸憂。蓋聞龍升雲隨。虎吼飈興。豐澤劍飛。徠山東之冠履。晉陽戈指。集冀北之簪纓。是以氣志脗契。精神合併。桑陰不徙。而大功立。戎衣一御。而四海平。

蓋聞體微而勁者，或足以交狀形龐而武者，或失於見制。小大每失於相形，剛弱乃拘於所畏，是以豺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鼠牙雖尖而有害象之技。

蓋聞資地以成恆麗形於名岳，向陽而集，唯藉飲於醴泉，物以類而方聚，德必均而可肩，是以五色神芝苦鬯靈於朽壤，九苞彩鳳笑嚇鼠之烏鳶。

蓋聞外味不加則形氣日削，內養有道則神明白腴，苟譬諸物，若契以符，是以脾析一停摩牛卽付中夷，旣涸鱗刀成枯。

蓋聞賞物在精，取財有道，毫髮異觀，天淵殊造，是以嶧陽之桐，惟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由基方領其妙，苟徒妄溺而暗投，曷若藏音而收耀。

蓋聞旭日纔升於上天，則沈霾斯屏，疾霆或振於後土，則魑魅潛驚，何則？大光足以著宣天德，大威足以遙昭天聲，是以兩觀之誅，尼父與政，三叔之亂，姬旦東征。

蓋聞殷商久旱，有備而無虞，鄭國屢蓄知警而弗復，是以陽德載乎氣化，微邈難知，治忽繫乎人謀，昭明可究。

蓋聞人畜木難輕如尺布，家藏敝帚重若干金，何權度之遽失，斯沈痼之已深，是以自珍而蔑人者不行於匹婦，中虛而徇禮者可化於百王。

蓋聞青霞白鳳之文，奚關治化，黃馬碧雞之辨，頗類俳優，哀彌文之喪質，致末俗之效尤，是以六藝之科。

法莫嚴於炎漢。三綏其口。銘式播於成周。

蓋聞爭雄角勝者。常貴於權謀。伐罪弔民者。必資於仁義。由王霸之或殊。遂正偏之頓異。是以湯武之師。若日照而月臨。桓文之兵。如風飛而雷勵。

蓋聞翔蠅飽偃溷之腴。如甘芳餌。艾猿處汙穢之窟。若寢文茵。緣局氣而不變。迺反物而獨稱。是以錮於陋習。苦良易置。同乎衰世。研醜奚分。

蓋聞負道推公者。欲舉善以同人。挾智自私者。恆患賢之壓己。以其量之隘弘。驗其人之臧否。是以五弓之陵。莫齊泰華之岡。一蹄之涔。難媲滄溟之水。

蓋聞神祕啓聖。龍圖出河。生卦爻之參錯。見陰陽之盪摩。弘參元化。丕叶太和。是以楷於識緯者。誣繩繡於輕縞。鉤於術數者。量瀛海以元蠡。

蓋聞大鈞司播。何奇不有。通神廣攬。厥識惟貞。若限一己之陋。將失百物之情。是以南徼流泉。人飲之而化蟠。西戎羊角。土種之以成形。

蓋聞九聖有作。懸中天之兩曜。七經垂訓。燭萬古之重冥。移櫛埴以索塗。咸履渠而蹈繩。是以采章文物。因茲而昭煥。禮義廉恥。藉是以修明。

蓋聞有感斯應。無闇弗章。或聲音之相召。或物我之兩忘。是以瓠巴援琴而鼓。則游魚出聽。曾子倚山而嘯。則飛鳥下翔。